屈原賦戴氏注

吾友戴君東原自其少時通聲音文字之學以是而求之遺經遂能撥古人之心於千載之上旣著詩補傳考工記圖句股割圜記七經小記諸書又以餘力爲屈原賦二十五篇作注微言奥指具見疏抉其本顯者不復贅焉指博而辭約義㪍而理確其釋三后純粹謂指楚之先君夏康娛以自縱謂康娛連文篇中凡三見不應以爲夏太康宓妃之所在及有娀有虞皆因其人思其地冀往遇今之淑女用輸寫其哀無賢士與己爲侶之意九歌東皇等篇皆就當時祀典賦之非祠神所歌九章無次第不盡作於頃襄王時懷沙一篇則以史記之

文相參定薜荔拍兮蕙綢王逸釋拍爲搏壁近代多不知此爲何物乃引釋名搏壁以席搏著壁增成其義其典確舉類此夫屈子之志昭乎日月而後世讀其辭疑若放恣怪譎不盡軌於正真由炫其文辭而昧其指趣以說之者之過遂謂其辭之未盡善戴君則曰屈子辭無有不醇者此其識不亦遠過於班孟堅顏介劉季和諸人之所云乎余得觀是書欲借鈔既聞將有爲之梓者乃歸其書而爲序以詒之且慫惥其成云姚江盧文弨

漢藝文志屈原賦二十五篇自離騷迄漁父屈原所著書是也漢初傳其書不名楚辭故志列之賦首又稱其作賦以風有惻隱古詩之義至如宋玉已下則不免爲辭人之賦非詩人之賦矣予讀屈子書久乃得其梗槩私以謂其心至純其學至純其立言指要歸於至純二十五篇之書蓋經之亞說楚辭者既碎義逃難未能考識精核且彌失其所以著書之指今取屈子書注之觸事廣類俾與遺經雅記合致同趣然後贍涉之士諷誦乎章句可明其學覩其心不受後人皮傅用相眩疑書既槀就名曰屈原賦從漢志也休寧戴震

離騷　　屈原賦　戴氏注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史記列傳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元和姓纂云楚武王子瑕食采於屈因氏焉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曲禮父曰皇考爾雅朕我也太歲在寅曰攝提格亦通稱攝提正月爲陬馬季長注洛誥云貞當也蓋攝提之年當孟春寅月

皇覽揆予初度兮肇錫予以嘉名名予曰正則兮字予曰靈均

皇皇考也爾雅肇謀也言皇考以其始生有端善之

度爰以立名鄭康成箋毛詩云靈善也正則者平之謂靈均者原之謂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

內美生而質性容度之粹美重猶加也脩能好脩而賢能扈者掩襲不散之稱紉猶貫也此以芳草比嘉言懿行

汩予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莫

承上而言及時好脩汩方言云疾行也南楚之外曰汩搴說文云拔取也南楚語小阜𣫞大阜曰阰擥說文云撮持也宿莽猶禮記之稱宿草謂陳根始復萌芽者方言云莽草也南楚曰莽爾雅淹久也惟思也草木零落美人遲莫皆過時之慨卽論語所云四十五十而無聞斯亦不足畏是也紀編脩曉嵐曰美人以謂盛壯之年耳

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也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茝

又言以身先國士也撫壯棄穢承及時好脩言之所以不改此度者且導後來之賢士以先路也國之所恃賴非一賢可以成治前王可鑒三后謂楚之先君賢而昭顯者故徑省其辭以國人共知之也今未聞在楚言楚其熊繹若敖蚡冒三君乎猶下武言三后在天共知爲太王王季文王

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披兮夫惟捷徑以窘步惟黨人之媮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予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

道之盛舉堯舜失道舉桀紂以明黨人亂政危國也君之疏己由黨人故先及之昌披王注云衣不帶之

猊皇君也車覆曰敗績禮記檀弓篇馬驚敗績春秋
傳敗績厭覆是懼是其證
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予之中情兮
反信讒而齊怒
武迹也荃靈脩相謂之美稱篇內借以言君也齊讀
如天之方懠之懠
第一段自敘生平大略而終於君之信讒後四
段乃反復推明之
予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
兮夫惟靈脩之故也初既與予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

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

承上見怒於君而自明事君之心因追言君之曾任己獨惜其變操不常無任賢圖治之畧九天天問篇所謂圜則九重是也說文遁遷也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

此以衆芳比賢才畹說文云三十畝也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畦猶隴也萎絕黃落也蕪穢如後所云蘭芷變而不芳之屬是也非誠好脩有不隨世遇

轉移乎是屈原之所哀矣

衆皆競進而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

憑王注云滿也楚人名滿曰憑羌呂延濟云乃也黨人推己之心度人而目竭忠進賢者以爲與己相傾此讒之所由起與

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予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予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蘂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謇

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于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

冉冉呂向云漸漸也脩名猶賢名信猶洵也練要精練要約也顑頷說文云飯不飽面黃起行也擥引也矯擧也語之轉周合也彭咸未聞葢前脩之足爲師法者書闕不可考矣

第二段申言被讒之故而因自明其志如此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予雖好脩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既替予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擥茝亦予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槩言民生多艱所以自慨也韄羈繫制馬者誶告也韓詩云諫也替廢也言朝告君而夕見廢纕王注云佩帶也蕙纕擥茝喻所陳告之事言己之進於君者雖屢擯而必以善道不改所操也

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予之蛾眉兮謠諑謂予以善淫

浩蕩漫散無檢柙也原以正道事亂世之君固易致疏遠矣泛云不察民心以謂君之不己察而毀譖得行也諑愬也楚已南謂之諑方言云

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

周容以爲度忳鬱邑兮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而流亡兮予不忍爲此態也鷙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訴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

偭說文云鄉也侘傺王注云失志貌溘忽也攘讀爲讓言不忍爲時俗工巧誠如鷙鳥不羣方圜異道寧受一時之尤訴而爲前聖所取也

第三段言君信讒之故而已終不隨流俗以申前意也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

行迷之未遠

前皆言爲世所尤則固行迷之當悔者此下猶言焉往而不得吾之好脩哉何必遵迷途而不反也

步予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脩吾初服

承上回車復路言也鑒前之進而遭尤今固可脩初服以隱退矣王注澤曲曰皋

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予情其信芳高予冠之岌岌兮長予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惟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而遊目兮將往觀

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

言服退隱之服但以自芳不必求人知高冠長佩即涉江篇所云予幼好此奇服年既老而不衰也以寓從吾所好之意惟辭也昭質謂明潔之質反顧自視也往觀四荒猶言無往不自得也

民生各有所樂兮予獨好脩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予心之可懲

進而事君退而隱遯要不變其好脩故曰好脩以為常

第四段設為退隱之思言事君雖不得而好脩

不變亦以申前意

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夭乎羽之野女何博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予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聽

女嬃賈侍中說楚人謂姊爲嬃是也博謇博古而有謇謇之行薋菉葹喻衆之所尚原獨判然捨棄之察予之予予屈原也予聽之予女嬃自予也

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辭

此下陳辭以自明其所學之正歷茲猶言至此也重
華舜號也

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
子用失乎家巷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
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
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兮
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長

啟夏后啟也九辯未聞九歌周官大司樂所謂九德
之歌春秋傳引夏書勸之以九歌是也言啟作九辯
九歌示法後王而夏之失德也康娛自縱以致喪亂

康娛二字連文篇內凡三見封大也羿淫于原獸浞殺羿而取其室是生澆不忍謂不能自止其欲也事見春秋傳襄四年及哀元年

湯禹嚴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惟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覽民德置輔言德可以君天下天爲之篤生賢哲佐之爾雅茂勉也方晞原云三代之興也如此其亂亡也如彼無他祇敬康娛之分也就重華陳辭故遂言其已後之治亂昭然者

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

非善而可服阽兮身而危死兮覽兮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脩以菹醢

阽說文云壁危也言人情計變所極已周詳審視知其未有踰乎義與善而可行者故雖危死不悔猶之不量鑿而徒正枘以納之固前脩所以至菹醢者也明守正以死君子之常又何怪乎史記曰持方枘欲內圜鑿其能入乎不量鑿而正枘之謂也此伯夷孔子孟軻之道矣

曾歔欷兮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擥茹蕙以掩涕兮霑兮襟之浪浪

當猶遇也茹柔也爾雅衣眥謂之襟
第五段借女嬃之言而因之陳辭言熟觀古今
治亂得其中正之道如是此所以與世不合之
端己必不可變者也申前未盡之義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虯以乘鷖兮
溘埃風予上征
衽謂衣裳旁幅交裂者耿猶昭也
朝發軔于蒼梧兮夕予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
忽忽其將莫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
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予馬于咸池兮總予轡

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須臾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爲予先戒兮雷師告予以未具

軔礙輪木也車行則去之瑣琅當也戸邊靑鏤爲瑣文謂之靑瑣漢舊儀黃門令日莫入對靑瑣丹墀拜名曰夕郎是也弭止也弭節謂止其行節脩長也上下猶云登降天官書西宮咸池曰天五潢

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率雲蜺而來御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

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爾雅囘風爲飄飄風雲蜺言其沮隔也說文閶常以昏閉門隸也關以木橫持門戸也楚人名門曰閶闔

第六段託言往見古先哲王之在天者以自廣卒沮隔於飄風雲蜺欲進不遂因以歎溷濁之世大致如斯

朝吾將濟于白水兮登閬風而緤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

淑女以比賢士自視孤特哀無賢士與己爲侶此原求女之意也

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

春宮王注云東方靑帝舍也瓊玉色美也因以爲凡潔美之通稱爾雅草謂之榮木謂之華下女侍女也所折瓊枝當及其榮華未落以詒下女使通己之志於淑女也

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爲理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夕歸次于窮石兮朝濯髮乎洧槃保厥美以驕敖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

所在謂其地也念古昔思來者故求其地而往以冀
遇今之淑女蹇脩媒之美稱蹇蹇而脩治不阿曲也
理猶治也主治事者之稱緯繣結礙也次舍止也求
之不得而夕歸因言所遇者大致驕敖淫遊不崇禮
敬是以棄之而來更求諸他處也

覽觀于四極兮周流乎天予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
有娀之佚女吾令鴆爲媒兮鴆告予以不好雄鳩之鳴
逝兮予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
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

佚女若詩游女也言望瑤臺舊迹見有佚豫之女鳩

鴆比讒佞小人也詒謂所致之物以聘者鴆鴆不足徵信自適則又非禮故更使鳳皇受詒而去然前我者既有高辛得簡狄之事矣恐是地無遺賢嘉遇之不有再也

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

方少康未家之時若留此有虞之二姚以待之故思往事而冀今之所遇亦然因言爲理者弱而不堪治事爲媒者拙而無善辭恐終不可求也虞思妻少康事見春秋傳哀元年

第七段託言欲求淑女以自廣故歷往賢妃所
產之地冀或一遇於今日而無良媒以通己志
因言世之溷濁無所往而可者
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予焉
能忍與此終古
承上而言欲求淑女則閨中深遠欲見哲王則哲王
不遇安能與溷濁之世久居乎爾雅宮中之門謂之
闈其小者謂之閨寤猶悟也鄭康成注考工記曰齊
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
索瓊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為予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

孰信脩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曰勉
遠逝而無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
懷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予之善惡民好惡
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
其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美之能當蘇糞
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

以猶與也語之轉小斷竹謂之筳篿王注云楚人名
結草折竹以卜曰篿是也靈氛卜師之稱謂善望氣
氛信脩洵能好脩者也上既思遠逝以聊發其情此
更設爲命占之辭言兩美必合理之常也苟同德相

慕孰爲信脩而慕己之美者乎惟是謂宓妃之所在及有娀有虞也承前求女徒拘於是數地而更言九州之廣何地無賢卜其往有所遇否也靈氛以吉占決之勸以遠逝勿疑原乃自念處此濁世無有能知己者珵玉笏之首不杼者也凡六寸通下玉笏共長三尺鄭康成注禮引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炤是也不能當珵美言對之而茫然莫辨蘇索也語之轉王注幃謂之幐幐香囊也

第八段命靈氛爲卜其行而因念世之棄賢如此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竝迎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予以吉故

巫咸殷之傳天數者饎謂之糈迓迎也靈氛之吉占本問之於神者此更因巫咸以致百神而神則告以吉之故也

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湯禹嚴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苟中情其好脩兮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于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

巫咸致百神之言證明所以宜遠逝而已此之謂吉

故王注矱度也合匹也該備也

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鵜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

此屈原自念及時當去下乃反覆以明不可不去年歲謂人壽央中也時將中則衆芳欲謝鵜鴂以五月鳴適其候

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薆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妒而折之

瓊佩偃蹇比己之好脩以爲常言恐重見嫉害也

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予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

衆芳變化比人之隨世遇轉移何能淹留視此乎委厥美以從俗自棄其美也能祗者敬而不失之謂

惟茲佩其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

至今猶未沬

委厥美而歷茲言人棄其美所謂衆薆然蔽之也沬猶微也昏將已而微曰沬

第九段既又聞吉占之故而復審之於己言不獨世棄賢歸所稱賢者亦往往因之自棄惟已則不隨流俗遷改計有去此而已

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予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靈氛既告予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爲羞兮精瓊爢以爲粻爲予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

仍託之求女承前求淑女未遂爲辭其命占亦曰豈
惟是其有女蓋不忍言絕君以去也聊浮游求之意
主乎遠逝自疏耳靡糝也瑤玉之次象象齒

邅吾道夫昆侖兮路脩遠以周流揚雲蜺之晻藹兮鳴
玉鸞之啾啾朝發軔于天津兮夕予至乎西極鳳皇翼
其承旂兮高翺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
容與麾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路脩遠以多艱
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

戰國時言仙者託之昆侖故多不經之說篇內寓言
及之不必深求也韓詩云鸞在衡和在軾天津天潢

也周官司常曰交龍爲旂爾雅有鈴曰旂西皇據月

令帝少皞也

屯予車其千乘兮齊玉軑而竝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移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

軑轂端錔也方言關之東西曰輨南楚曰軑趙魏之閒曰錬鏅齊玉軑言竝轂而馳周官司常曰熊虎爲旗爾雅邈邈悶也蓋神馳而無所終極踰增煩懣顏師古云此言遭遇幽厄中心愁悶假延日月苟爲娛樂耳

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予馬懷兮蜷局
顧而不行
　皇毛詩云天也
　第十段託言遠逝所至憂思不解志在眷顧楚
　國終焉
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
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韋昭注國語云凡作篇章篇義既成撮其大要爲亂
　辭

九歌

屈原賦戴氏注

九歌遷於江南所作也昭誠敬作東皇太一懷幽思作雲中君蓋以況事君精忠也致怨慕作湘君湘夫人以己之棄於人世猶巫之致神而神不顧也正於天作大司命少司命皆言神之正直而惓惓欲親之也懷王入秦不反而頃襄繼世作東君末言狼狐秦之占星也其辭有報秦之心焉從河伯水遊作河伯與魑魅爲羣作山鬼閔戰爭之不已作國殤恐常祀之或絕作禮魂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劒兮玉珥璆鏘鳴兮

琳琅

言卜日齋肅劒佩以禮神也曰十日辰十二子穆猶穆穆爾雅穆穆敬也愉樂也禮事上皇敬以將其和樂玉珥王注云謂劒鐔也璆鏘玉聲琳郎禹貢球琳美玉也琅即琅玕或謂之珠樹或謂之碧樹其赤者爲珊瑚或謂之火樹

瑤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蕙肴烝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

盍爾雅云合也將猶持也把秉也語之轉肴烝禮之折俎也骨折謂之肴俎實曰烝漿禮注謂之截漿酢

縏也枹鼓枚鄭仲師注周官笙師云竽三十六簧
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
兮樂康
上章陳所以享神者此章則言神降於巫而享其芬
香音樂也方言凡好而輕者謂之姣
東皇太一三章　古未有祀太一者以太一爲
神名殆起於周末漢武帝因方士之言立其祠
長安東南郊唐宋祀之尤重蓋自戰國時奉爲
祈福神其祀最隆故屈原就當時祀典賦之非
祠神所歌也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

一常居也呂向曰祠在楚東故云東皇未聞其

審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

兮未央

言巫之潔以致神故神留之光爛方盛

蹇將澹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翺遊兮

周章

壽宮壽攢漢書集注云奉神之宮帝服謂所服皆帝

者之飾此章言欲神安於壽宮而神乃翺遊將去

靈皇皇兮既降猋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

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𢥞𢥞

爾雅皇皇美也承上而言神之既降于是忽焱然遠

舉極中國四海在其覽觀橫被之內令人思之𤄊勞

也鄭康成注禮記云橫充也

雲中君三章　雲師也周官大宗伯以槱燎祀

飌師雨師而不及雲師殆戰國時有增入祀典

者故屈原得舉其事賦之漢郊祀志晉巫祠五

帝東君雲中君之屬是漢初猶承舊俗其後不

入秩祀唐天寶五年始祀雷師至明乃復增雲

師之祀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脩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

周官凡以神仕者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巫亦通稱也男巫事陽神女巫事陰神湘君湘夫人竝陰神用女巫明矣二歌不陳享神之物及主祭者之辭以神不來但使巫致之也其非祠神所歌於斯可決此章託爲巫與神期約而候之不至故曰湘君猶豫不行爲誰留於中洲乎我脩飾美好乘舟往迎則願無波濤之險且行且望以君之未來吹參差思之當復誰思

也應仲遠風俗通義記簫云其形參差像鳳之翼

駕飛龍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薜荔拍兮蕙綢荃橈兮

蘭旌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

此章承上往迎神而言飛龍舟名自沅湘以望涔陽

故曰北征洞庭在其中道所邅回也拍王注云搏壁

也劉成國釋名云搏壁以席搏著壁也此謂舟之閤

閭搏壁矣綢韜也方言楫謂之橈或謂之櫂周官司

常曰析羽爲旌爾雅注旄首曰旌何休注公羊春秋

云水北曰陽風土記大水有小口別通曰浦揚靈巫

自謂揚己之靈欲以通於神也

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爲予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陫側

言揚己之靈未至神所恍若神之侍女爲己太息也隱痛也

桂櫂兮蘭枻斵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絶

舷謂之枻或謂之舵斵冰積雪王注云舉其櫂楫斵斫冰凍紛然如積雪是也

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予以不閒

瀨說文云水流沙上也水淺則龍不居情薄則望不至

朝騁騖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

前三章皆離憂之辭此章承上横大江言之故曰騁騖江皋也終朝往來至夕而止於北渚但見鳥與水而已皐春秋傳所謂隰皐杜元凱注云水崖下溼是也北渚洞庭之北韓詩云一溢一否曰渚

捐予玦兮江中遺予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與

玦如環而闕不連

湘君七章　史記始皇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蓋統言之但曰湘君分別言之正妃稱君次妃降稱夫人楚人因二妃之葬在黃陵奉以爲湘水神本民閒不經之說二妃固不隨愚民俗議而享其褻越之祭矣屈原爲歌辭託意於神旣不來巫猶竭誠盡忠思之用輸寫其事君之幽思如是也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眇眇遠視貌此亦託為巫與神期約而候之不至故曰帝子降此北渚矣意之之辭也繼曰望之踰遠使我心愁但見秋風水波及木葉落不與神遇也

登白薠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為兮木上

佳說文云善也佳期猶吉期言步白薠之上以縱望之本與神為吉期故前夕張設待其來降罾橑罟也又因所見而言鳥與罾之處非其宜葢疑此地不足以待神矣

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

水兮潺湲

公子猶帝子此章言思望之甚但見流水潺湲不見

神之來也

麋何食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朝馳予馬兮江皋夕濟

兮西澨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

之兮荷蓋

裔邊也見物之失其居疑事多反側澨說文云埤增

水邊土人所止者葺茨也言馳江皋濟西澨以求之

恍若聞神之使者召己欲與偕往更依邇神之所在

集衆芳以成室庶幾神留止也

荃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葯房罔薜荔兮爲帷擗蕙櫋兮既張白玉兮爲鎮疏石蘭兮爲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

紫紫貝壇高誘云楚人謂中庭爲壇是也棟儀禮謂之阿或謂之極復屋棟謂之棼橑周謂之榱秦謂之椽齊魯之閒謂之桷楣或謂之梁古者堂室南北五架正中曰棟次棟曰楣北楣已北爲室與房櫋屋櫋聯也或謂之檐或謂之屋梠禮注謂之承壁材

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疑繽兮竝迎靈之來兮如雲

堂下至門謂之庭檐所覆謂之廡言築室既成而舜
又使九疑之神來迎之以去也

捐予袂兮江中遺予褋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
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褎謂之袂方言禪衣江淮南楚之閒謂之褋關之東
西謂之禪衣汀說文云平也遠者卽下女以其從之
遠去言耳

湘夫人七章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
灑塵

言神乘玄雲而行也爾雅暴雨謂之涷

君回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

言神來而已往從因又言司命主生人壽夭其權徧統九州

高飛兮安翔乘淸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齊速導帝之兮九阬

言己從神以佐天帝也禮記玉藻篇曰見所尊者齊遬鄭康成注云謙慤貌也遬猶蹙蹙也九阬義未聞

靈衣兮披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予所

爲

此又言陰陽循環司命所爲衆人莫知也已上得與司命相從是其先之合

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寖近兮踰疏

離居謂前相從而今離隔也

乘龍兮轔轔高馳兮沖天結桂枝兮延竚羌踰思兮愁人

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爲

言今雖與神離隔尙未至有虧道相絕也願若今之無虧則離而未必不可合耳皆欲覩之之辭因又言卽此離合之不偶固命有當然非人所得爲以結前得相從而後離居之意

大司命七章　三台上台曰司命主壽夭九歌之大司命也文昌宮四曰司命主災祥九歌之少司命也周官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雖在祀典然二歌皆非祭辭也論語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懷王初甚任屈原後乃以讒疏黜之故二歌竝託於與司命離合爲辭天

之司命亦猶下之居位大臣所以有與君齊速

及安爲民正之語

秋蘭兮蘼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

夫人兮自有美子荃何以兮愁苦

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

成

二章皆詩之興體從今之離憂而追其始之嘗相得

先設爲人詰己之辭言此人自有所美之子意屬彼

不屬此矣爾何以思之愁苦乎因畣是問言嘗於美

人集會之中獨親己也成者結好之謂

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
樂莫樂兮新相知
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
雲之際
與汝沐兮咸池睎女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
怳兮浩歌
言欲與神共沐於咸池晞髮於陽阿望之未來怳然
長歌以寄其思爾雅大陵曰阿毛詩云曲陵曰阿陽
阿猶書之暘谷以日出之方名之也
孔蓋兮翠旍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荃獨

宜兮爲民正

孔葢以孔雀尾飾車葢也旍旌垂鈴也彗星或謂之埽星妖星也按撫之使不爲災害幼艾少艾也以比善人欲爲扞禦而擁護之此章言己之愁苦思神而爲離合之感者非有私意干之特望其爲民正耳

少司命六章

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予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

駕龍輈兮乘雷載雲旗兮委移長太息兮將上心低回兮顧懷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澹兮忘歸

二章言日之初出其神自下而上于是作樂舞以迎之而音聲容色之盛令人忘歸輈輿下任正者也大車謂之轅

緪瑟兮交鼓簫鍾兮瑤虡鳴䶵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翾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

緪絃急也蕭擊也樂器所縣橫曰栒植曰虡䶵以竹爲之八空靈保謂巫也翠曾言靈保之舞輕若翠舉也

青雲衣兮白蜺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予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予轡兮高馳翔杳冥冥兮以東行

青白以東西方爲飾天狼一星弧九星皆在西宮北斗七星在中宮天官書秦之彊也占於狼弧此章有報秦之心故舉秦分野之星言之用是知九歌之作在懷王入秦不反之後歌此以見頃襄之當復讎而不可安於聲色之娛也援北斗以酌桂漿則施德布澤之喻撰者理而總之也

東君四章　日也禮記祭義篇曰祭日於壇又曰祭日於東祭法篇曰王宮祭日也此歌備陳樂舞之事蓋舉迎日典禮賦之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

兮騷𩿧

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莫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

九河河之委崑崙河之源浦則別通之口言徧遊之也

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爲兮水中

此言至河伯所居

乘白黿兮逐文魚與汝遊兮河之渚流凘紛兮將來下

凘冰解散也言至洲側觀流冰將與河伯別也

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鄰鄰

兮媵予

言河伯執手送己將由南浦以歸也河在楚之北媵之言送也從也

河伯五章　河神也春秋傳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孔子許爲知天道楚人不祭河昭王之事是其證屈原之歌河伯歌辭但言相與遊而已葢投汨羅之意已決故曰靈何爲兮水中亦以自謂也又曰波來迎魚媵予自傷也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

子慕予兮善窈窕

擬山鬼之狀而因代其語睇說文云目小視也窈窕容也

乘赤豹兮從文貍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予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

言山鬼之出而因代其語上章山鬼謂人慕己此章則山鬼親入篁竹蘩也

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

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脩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

此言人至山鬼之所而留之已下三章則所留之人

既去而爲離憂之辭也

采三秀兮於山閒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

君思我兮不得閒

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

雷塡塡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

思公子兮徒離憂

三章之次始望其來曰意者君思我而不得閒乎繼

望之不來則莫必其思我而疑信交作也終望之甚

曰徒我思君如此離憂耳

山鬼六章　通篇皆爲山鬼與己相親之辭亦可以假山鬼自喻葢自弔其與山鬼爲伍又自悲其同乎山鬼也歌辭反側讀之皆其寄意所在此歌與涉江篇相表裏以此知九歌之作在頃襄復遷之江南時也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

此章言其戰戈句子戟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

考工記犀甲壽百年

陵予陳兮躐予行左驂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縶四馬
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懟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野

此章言其陳亡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劒兮挾秦弓
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陵
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爲鬼雄

此章閔其情壯其志方言超遠也東齊曰超

國殤三章　殤之義二男女未冠笄而死者謂
之殤在外而死者謂之殤殤之言傷也國殤死
國事則所以别於二者之殤也歌此以弔之通

篇直賦其事

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與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華之初秀曰芭

禮魂一章　槩言人鬼之有常祀者亦直賦其事歌辭反側讀之可以知其寄意矣

天問

屈原賦戴氏注

問難也天地之大有非恆情所可測者設難疑之而曲學異端往往騖爲閎大不經之語及夫好詭異而善野言以鑿空爲道古設難詰之皆遇事稱文不以類次聊舒憤懣也篇內解其近正闕所不必知雖舊書雅記其事槩不取也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象何以識之

馮滿也翼之言盛也謂氣化充滿盛作

明明闇闇惟時何爲陰陽三合何本何化

爾雅時是也春秋傳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

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

圜則天也步算家測日月星高下不同自下而上數之月一辰星二太白三日四熒惑五歲星六鎮星七恆星八然則天氣左旋而九與

斡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

斡以制旋轉也持於側者曰維天極論語所謂北辰周髀所謂正北極步算家所謂不動處亦曰赤道極是為左旋之樞賈逵張衡蔡邕王蕃陸績皆以紐星為不動處梁祖暅測紐星離不動處一度奇及元郭守敬測離三度奇矣

日月五步各有一極日曰黃道極周髀所謂北極璿璣環繞正北極者也月與五步之極又環繞璿璣者也是皆爲右旋之樞日之發斂以赤道爲中月五步之出入以黃道爲中此天所以有寒暑進退成生物之功也地在天之中央素問謂大氣舉之是也水埘於地而行循地之脈理以爲源委高下中庸所云振河海而不洩水埘地之謂也

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

放至也隩謂之隈爾雅厓内爲隩外爲鞫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沓猶叠也十二次之名出於二十八宿壽星角亢也大火氐房心也析木之津尾箕也星紀斗牽牛也玄枵婺女虛危也娵訾之口營室東壁也降婁奎婁也大梁胃昴也實沈畢觜觿參也鶉首東井輿鬼也鶉火柳七星張也鶉尾翼軫也玄枵一曰天黿一曰顓頊之虛娵訾之口一曰豕韋斗或以建星觜觿以罰東井輿鬼以狼弧此假恆星識日月之躔逡恆星右旋二萬五千餘年而後一周其東移甚微以是爲星當黃道之差數謂之歲差曰發斂一終而成歲差數生於恆星不生於黃道是故歲功終古不忒而堯典

夏小正月令之中星隨時爲書以示民正十二次之名屬恆星正中氣節氣屬黃道斯不繆乎兩者之名實矣春秋傳玄枵虛中也又婺女爲玄枵維首十二次當據此遞之唐虞冬至日在虛玄枵次也今冬至日在箕析木之津次也

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

湯谷虞夏書曰暘谷汜水厓也爾雅窮瀆汜言窮瀆之厓名汜蒙汜爾雅四極西至日所入爲大蒙謂此也晝夜永短南北以漸而差日隨大氣左旋之迹二分最大二至最小亦以漸而差日之在天又非平行

其高下隨時不同以是言之凡計所行里數者誕也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惟何而顧菟在腹

夜光月也德常德也如剛德不變其剛柔德不變其柔之謂疑月何德而死乃復育如是終古乎死即所謂死霸也育生也所謂生霸也月之行下於日其渾圜之體常以半圜鄉日而有光人自地視之惟於望得見其鄉日之半故光盛滿晦朔則光全在上而下闇餘皆側見而闕謂之死謂之生者據人目所見云然利安也厥利惟何猶言何所安也

女歧無合夫焉取九子伯強何處惠氣安在

合匹也王注伯強大厲疫鬼也爾雅惠順也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

天之運行循環不已人所居坿於地有見日不見日之時於是有晝夜日循黃道右旋斜絡乎赤道而南北者寒暑之故也其隨大氣左旋準赤道而爲出沒者晝夜之故也周官大司徒土圭之灋地中景正東方已過午後而爲景夕西方尚在午前而爲景朝周髀立晝夜異處加四時相及之筭謂地中與東西相距四分圜周之一則地中午東方酉西方卯自卯至午自午至酉皆四時也晝夜東西之大較如是角宿

東陸蒼龍角也假以言東方之位耳日出地上曰旦
曜靈日也
不任汩鴻師何以尚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
力之所堪曰任汩說文云治水也韋昭注國語云通
也鴻洪水爾雅師衆也僉皆也王注尚舉也
鴟龜曳銜鯀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鯀夫何以變化
鄭康成箋毛詩云腹懷抱也腹鯀言鯀所懷抱
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
爾雅纂繼也緒事也父爲考

洪淵極深何以窴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

說文窴塞也方言墳地大也

應龍何畫河海何歷

鯀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

九州安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錯置也說文洿窊下也

東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順橢其衍幾何

大傳禮曰凡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步算家測北極高下及月食之闇虛得地體周九萬里南行二百餘里而北極低一度北行二百餘里而北極高一度南

至赤道下南北極與地適平晝夜漏齊無永短北至極下赤道與地適平半年爲晝半年爲夜凡氣朔之時刻漸東則氣朔早漸西則氣朔遲月遇闇虛而虧食東見食早西見食遲此地與天相應之大較也地之廣輪隨其方所皆可假天度以測之矣圜長曰橢

衍猶延也羡也

昆侖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

尻猶尾也脊椎之末節曰尻尻骨亦曰尾骶

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闢啟何氣通焉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何所冬煖何所夏寒焉有石林何獸能言

日發斂於赤道外內四十餘度之閒虞夏書以璿璣玉衡寫天遺製猶見於周髀（非漢之渾天儀）赤道者中衡也日自北發南冬至當外衡自南斂北夏至當內衡春秋分當中衡中土在內衡之下已北其外衡之下已南寒暑與中土互易中衡之下兩暑而無寒暑漸退如春秋分乃復南北極下凝陰常寒矣周髀謂北極左右夏有不釋之冰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草舉其槩云耳地為大氣所舉日之正照氣直下行故暑非正照之方氣不易到則寒寒暑之候因地而殊因其宜

也曲禮曰猩猩能言不離走獸

焉有虬龍負熊以遊雄虺九首儵忽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守

長人如傳所稱防風氏長狄之屬

靡蓱九衢枲華安居一蛇呑象厥大何如

歧道爲衢此謂枝莖歧出也說文曰巴食象蛇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

陵魚何所鬿堆焉處羿焉彈日烏焉解羽

說文彈射也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塗山之女而通于台

桑
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惟嗜欲同味而快朝飽
啟代益作后卒然離蠥何啟惟憂而能拘是達
離遭也蠥害也爾雅惟謀也
皆歸䠶鞫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
爾雅䠶厭也鞫窮也洪興祖云焚山澤奏鮮食所謂
作革也稷降播種而曰禹播降者水土平然後嘉穀
可殖故也
啟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
帝降夷羿革蠥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

夷羿夷其氏也革蠥猶言爲變害也爾雅嬪婦也

馮珧利決封狶是射何獻烝肉之膏而后帝不若

爾雅弓以蜃者謂之珧烝祭也若順也鄭康成注儀

禮云決猶闓也著右巨指所以鉤弦而闓之

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

純狐王注浞娶於純狐氏女是也射革謂力能貫革

揆之洪興祖云揆度其必可取也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爲黃熊巫何活焉

鯀投東裔而曰西征者阻窮而死其神猶反中國祀

於夏郊言何以能越巖險西至中國乎化爲黃熊子

產亦言之原乃以爲非巫祝所能復活蓋惜鯀之死也

咸播秬黍莆雚是營何由并投而鯀疾脩盈

蒲雚之地皆可營作以播秬黍此就水土平後民享其利言之鯀與共工等竝投諸四裔職爲此也原因禹平水土之功能蓋父愆而反復惜之如是

白蜺嬰茀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

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

蓱號起雨何以興之撰體協脅鹿何膺之

王砅注素問云脅謂兩乳之下及胳外也洪興祖云

協合也膺當也

鼇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王注擊手曰抃

惟澆在戶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

女歧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

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

春秋傳浞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論語奡盪舟蓋謂覆舟斟尋事也 顧炎武云古人以左右衝殺爲盪陳宋書顏師伯傳單騎出盪唐書矢石未交陷堅突衆敵因而敗者曰跳盪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末嬉何肆湯何殛焉

舜閔在家父何以鱞堯不姚告二女何親
厥萌在初何所億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
鄭康成注覲禮云成猶重也
登立爲帝孰道尙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
舜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敗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
爾雅服事也
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桀終以滅喪
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
黎服徧繖服之黎庶也洪興祖云史記桀敗於有娀

之墟犇於鳴條此言條放者自鳴條放之也

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詒女何嘉

嘉謂嘉祥而有子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

臧善也弊者勞師旅弊兵革之謂

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

干舞者所持盾也協謂合之以舞時是也曼漢書所謂柔曼顏師古注云澤也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何所從

恆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

昬微遵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

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

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

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

湯出重泉夫何辠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

會朝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羣飛孰使萃之

言諸侯畢會之朝爭趨而至何以皆踐吾師期乎盟

者河北地名也史記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是其事

春秋傳曰盟詛不及三王則爲地名明矣洪慶善云

按詩鷹揚指尚父此云羣飛者士以類從也

到擊紂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
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及亡其罪伊何
反成者已成之業忽反復也
爭遣伐器何以行之竝驅擊翼何以將之
昭王成遊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
穆王巧梅夫何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
方言吳越飾貌爲竘或謂之巧郭璞注云語楚聲轉
耳梅方言云貪也
妖夫曳衒何號于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
說文衒行且賣也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會卒然身弒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

習用曰服

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

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詳狂

方猶道也

稷惟元子帝何竺之投之于冰上鳥何燠之

爾雅竺厚也竺之猶言甚之也

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

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之國

號衰集注云謂號令於殷世衰微之際是也徹彼岐
社通岐之社於天下以爲太社也
遷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譏
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
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
市列曰肆
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
尸主也謂文王之木主
伯林雉經惟其何故何感天抑地夫誰畏懼
韋昭注國語云雉經頭槍而縣死也

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戒謂警勑以膺天命也洪興祖云受禮天下言受王

者之禮於天下也

初湯臣摯後兹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

勳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

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久長

彭鏗太傅禮帝繫篇云陸終氏六子其三日籛是爲

彭祖是也

中央共牧后何怒蠭蛾微命力何固

驚女采薇鹿何佑北至回水萃何喜

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

噬齧也百兩車百乘也

薄莫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

伏匿穴處爰何云荊勳作師夫何長悟過改更我又何

言吳光爭國久予是勝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

作起也夫何長言孰爲長策也吳光嘗破楚入郢國

幾亡屈原之時楚屢困於秦此於終篇言吳光子文

蓋歎敵國可懼執政無人

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予忠名彌章

堵敖熊囏也杜元凱注左氏春秋云不成君無號謚

者楚皆謂之敖